

# 七十年前大會操

王成聖

## 袁世凱觀操的故事

前清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秋九月，北洋新軍在直隸河間府舉行會操，清廷簡派陸軍部尙書（部長）鐵良、北洋大臣袁世凱親臨檢閱，還邀請各國遊派代表到場參觀。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項創舉。同時，也由於河間秋操的舉辦，滿清軍官才第一次穿上新式軍禮服。往後清軍海陸軍重要人物，都改着新式軍服，請參閱第九十七頁附圖宣統年間陸海軍高級官員圖照。

河間秋操規模十分之大，清廷派鐵良、袁世凱爲閱操大臣，馮國璋爲總參議，在河間府成立了閱兵處，其下又分設評判、綜理、遞運、傳宣、執法、接待、信號七個處，每處各設總辦一人。

這一次空前未有的新軍大演習，分爲南北兩軍相互對壘。北軍總統官是第六鎮統制（師長）北洋之虎段祺瑞，統率北洋第三鎮（師）全部，外加京旗陸軍暫編爲第一混成協（旅），駐南苑

的北洋第六鎮暫編第十一混成協。南軍總統官則係北洋第二鎮統制王英楷，下轄北洋第四鎮全鎮、北洋第二鎮暫編爲第四混成協，北洋第五鎮暫編爲第九混成協。

這兩支相互攻戰的人馬，統計官佐二千七百餘員，戰鬥兵三萬三千二百餘名，備補兵二千三百餘名，工匠、夫役七千七百餘名。戰馬五千四百餘匹，協濟馬四百匹，運車一千二百餘輛，僱用車三百餘輛。兩軍作戰地區廣達三百餘里，構成了長約二十餘里的一道戰線。華夏北國，遼瀾大地，要打一場真刀真槍，中國老百姓從來沒有見過的新式陣仗。

在這一破天荒的滿清陸軍大演習裏，自閱操大臣鐵良、袁世凱以次，全都首次穿上金碧輝煌、威風凜凜的新式軍禮服，同時也是清國武將破題兒第一遭改穿短裝。二千七百餘名清軍軍官，二千七百餘套軍禮服所用的布料，全部在南京訂製，質料是天青色藍綢。

這又是自古以來第一次，清國軍官配戴新制

陸軍軍階肩章臂章和褲側金邊條，有以區分等級。由袁世凱一手制訂的滿清新軍軍禮服，軍帽不分春夏秋冬，一律戴上滿洲韃子式的黑色暖帽，有楞，無簷，上大，下小。帽子後頭拖一條五爪形的貂尾。帽頂中央綴上一顆頂珠。清制：文官一品的頂珠是亮紅色，二品暗紅，三品亮藍，四品暗藍，五品水晶，六品白石，七品以下都是金色鋼頂。滿清新制陸軍，則分爲四種頂戴。上等、紅頂，中等、藍頂，次等、金頂。

原來滿清新制陸軍的軍階，和我們現代所實行的將、校、尉三等，上、中、少三級，大致相彷彿。不過他們不叫上將、中校、少尉等等，而稱之爲上等第一級，中等第二級，以次類推……其中，從上等第一級到中等第三級是簡放官，也就是聽由清廷直接簡放。自次等第一級到第三級則爲奏補官，可以保奏補缺的方式委用。

滿清新軍上等第一級約等於現在的陸軍上將，品級是從一品，文官可以做到總督，外加陸軍部侍郎的官銜。武官可以做到正都統。再往下數

，則上等第二級就是現在的陸軍中將，品級正二品，文官可任總督、巡撫，兼掛陸軍部侍郎的職銜，武官可任副都統。上等第三級，同今少將，從二品，文官可任各省巡撫，布政使，武官可任協都統。幹軍需、軍醫、兵工的，最高官階到此為止。稱之為軍需、軍醫、製械副都統。這也就是說，滿清新軍裏絕對沒有中將軍需、軍醫或兵工署長。

清軍中等同今校級，中等第一級同上校，品級是正三品，文官可任按察使，武官則為步隊、馬隊、砲隊、工程隊、輜重隊、軍需、軍醫、司藥、馬醫、製械、測繪、警察正參領。換言之，就是在清朝幹警察、測量、司藥、獸醫的，充其量只能當一名上校。

中等第二級同中校，從三品，文官可以做到鹽運使，武職則為各兵種的副參領。中等第三級同少校，正四品，文官可以做到道台，武官則為各兵種的協參領。

### 下士等於警察局長

次等同今尉級，次等第一級就是上尉，正五品，文官可以做到直隸州的知州，也就是現在的省轄市市長。武官可以做到各兵種的正軍校。次等第二級同中尉，正六品，文官可為府通判，等於今之副市長，比主任祕書要大一點。次等第三級同少尉，正七品，文官可以做到知縣，武官可以做到到各兵種的協軍校。再有一點，軍樂隊隊長的最高軍階，只能到次等三級為止。那怕再大的軍樂隊長，充其量也祇是一名少尉。

三等三級之下，又有「額外軍官」，相等現代陸軍的准尉。正八品，不過文官可做縣丞，相當於副縣長。武職則可為各兵種的司務長。

額外軍官和軍士都是咨補官，任職不必經由朝廷。滿清新制陸軍的軍士地位很高。分為從八品，正九品，從九品三級。從八品的軍士，文官可以做到訓導，相當於各縣市的教育局局長，武職則為各兵種的上士。正九品是中士，文官可任一縣之主簿，等於主任祕書，武職則可為各兵種的中士。從九品文官可任巡檢，等於警察局長，武職則為下士。

由上列滿清新軍官階，比照文官等差來看，充份顯示滿清新軍軍制，仍然保持滿人重武輕文的精神，因為一名下士就等於一縣之巡檢老爺了。

談到待遇，滿清新軍官兵待遇也是相當的優厚。以「新建陸軍步隊營制餉章」中所列者為例。一名統帶官（營長），月支薪水白銀一百兩，公費銀三百兩。幫統官（營附）月支薪水一百兩。領官（連長）月支薪水銀五十兩，公費銀一百兩，哨官（排長）月支薪水銀二十兩，公費銀十兩。哨長（排附，每一排有兩個，一個做排頭，一個押排尾）月支薪水銀十五兩。正頭目（班長）月支工食銀五兩五錢，副頭目（副班長）月支工食銀五兩。兵丁月支工食銀四兩五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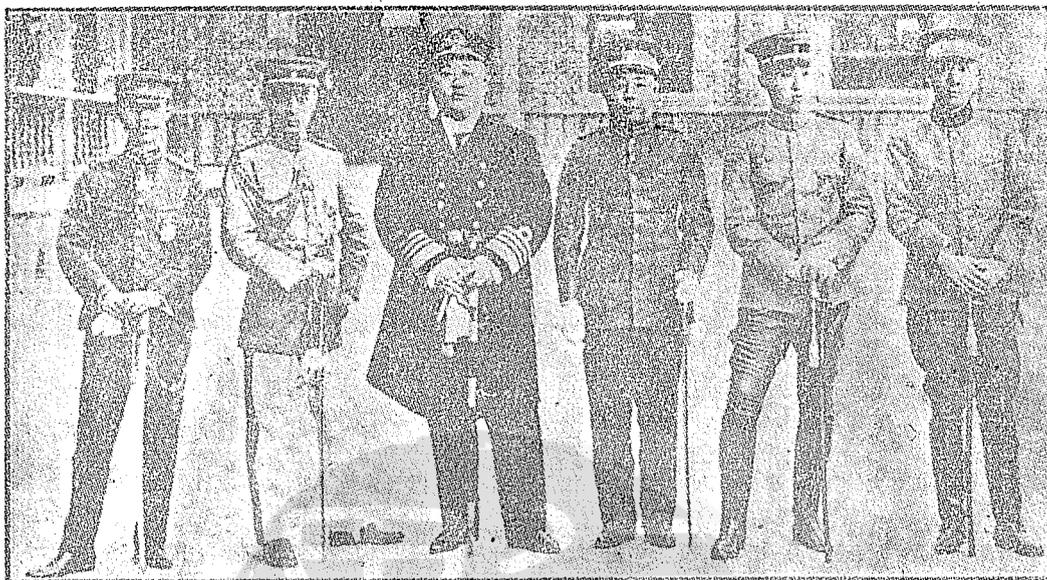
此外，則一個營有十二位文案委員（祕書），每人支薪水銀二十二兩，正醫生月支薪水銀四十兩，副醫生月支薪水銀三十兩，書識月支薪水銀七兩，號兵五兩五錢，護勇也是五兩五錢。比較少些的是伙夫月支三兩五錢，長夫只得三兩銀

子一個月。

在滿清新制陸軍中，上、中、少三等，亦即將校尉三級，連同額外軍官在內，所穿軍禮服的質料，一概都是天青色寧綢，領子兩側，同樣的綉上一條金龍。至於等級之分，又一剖而為等級兩者。分等和分級。大概是上等軍官的肩章上滿織金線，中等軍官則金線和銀線各半，次等軍官的肩章上就全用銀線了。此外，袖口上的金花，上等軍官是用三條金線盤成，中等軍官用兩條金線，次等軍官則只用一條。

三等九級軍官的區分，大致如次：

- 一、上等第一級軍官：肩章上綴三顆金星，袖口金花下綉三道金邊。
- 二、上等第二級：肩章上金星兩顆，袖口金邊兩道。
- 三、上等第三級：肩章金星一粒，袖口金邊一道。
- 四、中等第一級：金銀線各半編織的肩章上綴三粒金星，袖口綉三道金線。
- 五、中等第二級：肩章兩粒金星，袖口兩道金邊。
- 六、中等第三級：肩章一粒金星，袖口一道金邊。
- 七、次等第一級：滿織銀線的肩章上，綴三粒金星。袖口綉三道金邊。
- 八、次等第二級：肩章二粒金星，袖口二道金邊。
- 九、次等第三級：肩章一粒金星，袖口一道金邊。



宣統年間穿着新式軍裝的滿清海軍陸軍重要人物：右起第二人為禁衛軍統領載濤，第三人為貴胄軍學堂總理載澗，第四人為海軍大臣，第五人為陸軍大臣蔭昌，第六人為袁世凱。

## 六員將領

### 四位元首

由於上述的區分方法，我們可以從本期九十九頁所刊的一張珍貴照片，歷史鏡頭，光緒三十一年北洋各鎮河間秋操各級長官合影留念圖上，很明顯的看得出來。從第一排左起：綜理處總辦言敦源，和（第二人）第三鎮統制曹錕，是上等第二級軍官，等於現在的中將。左起第三人陸軍部尚書鐵良，第四人直隸總督、北洋大臣袁世凱則是上等第一級軍官，等於現在的上將。至於北洋三傑，包括左起第五人馮國璋，第六人王士珍，還有站在第二排，位於袁世凱和馮國璋背後中間的第六鎮統制段祺瑞，則也是上等第一級，等於現在的上將。就這六員北洋軍將領，其中就出過三位中華民國北洋大總統——袁世凱、馮國璋、曹錕。一位臨時執政——段祺瑞，一位國務總理——王士珍。七位北洋軍將領出過四位國家元首，鐵良是旗人，滿清被

推翻他也跟着完蛋，何況他也並不屬於北洋正統，可以姑且不論。做官時間最短的是言敦源，民國以後他只當過一任內務次長，洪憲帝制失敗後，他便急流勇退，不再出山，當他的太平寓公去了。

再回過頭來說一說光緒三十一年那一次河間秋操。四萬官兵，六千戰馬，分做南北二軍。在河間府藏家橋、沙河橋兩地，分設軍糧所。南軍假定以長江以北地區為後路，大軍源源北上，越徐淮，踰齊東，長驅直入直隸省，其主力集結在交河及富莊驛一帶，前鋒馬隊，則進抵河北獻縣。

段祺瑞所統率的北軍一鎮（師）二混成協（混成旅），則以直隸迤北及山西之後備隊為後路，主力集結於高陽，前鋒馬隊直下邊渡口。當時約定，南軍進攻，北軍防守。一致以河間府為兩軍會戰之區。大水沖垮了龍王廟，自家人要打自家人了。

北軍總統官段祺瑞求勝心切，決心漂漂亮亮打一次大勝仗，他不惜臨時抱佛脚。下令全軍一面開拔，一面自己演習，於是一支北軍又一剖為二，分做南北兩軍，邊走邊打。殊不知他手下的參謀人員太差勁，摸不清地理位置，面對面的兩支部隊，一聲開步走，明明應該南來北往，闖上了就幹一仗，其結果居然會你走東來我走西，兩支人馬各奔前途，錯失交臂，根本就沒碰着。

這次預行演習也就打不起來了。及至段祺瑞發現錯誤，大發雷霆，參謀人員嚇得滿頭大汗，

手忙脚亂。慌慌張張下令：「向左轉！」南北兩軍又掉換了一下方位，這回南軍成了北軍，北軍成爲南軍了。仗還是沒法打。段祺瑞直氣得三尸暴跳，七竅生烟，他命號兵吹緊急集合號，聚集人馬，把各級軍官罵了個狗血噴頭，然後喝令各自後退二十里，重行演習，精疲力乏的官兵虛應故事，胡打一陣，就此草草了事，當時已經入夜八九點鐘了。段總統官大不滿意，再下一道命令，全軍開拔到松林店宿營，明天早晨再幹一場。

於是各級官兵滿腹牢騷，怨聲載道，懶洋洋的開到松林店去，天黑，路窄，人馬擁塞，舉步爲難。領官（連長）以上的軍官拍馬繞道先去安歇。剩下二萬餘亂雜雜，吵嚷嚷的隊伍，擠在大路上寸步難移。着實無法可施，各隊領官乾脆喝令解散。任由大夥兒瞎摸亂闖，闖到松林店去集合。

散兵游勇，三三五五，一步一步的捱向松林店，大隊到齊，已在午夜以後。一到就接到命令，明晨七時開拔，繼續舉行預行演習。殊不料天公不作美，忽而大雨傾盆而降。第一混成協統領，袁世凱的紅人陸建章爲官兵請命，要求翌日改乘火車到保定，以免二萬官兵淋成落湯雞，有礙觀瞻。

段祺瑞却正在氣頭上，劈頭就是一頓罵。陸建章當衆臉上罩不住，一氣之下，決定丟下隊伍不管，說聲他病了，坐上火車就走。照說臨陣脫離是死罪。可是陸建章不怕，他有袁宮保袁世凱撐腰，他曉得段祺瑞絕對不敢殺他的頭。

### 假戲真唱笑話連篇

翌日大雨滂沱，兩萬大軍在泥水裏掙扎，預行演習只好臨時取銷。段祺瑞的火爆脾氣是出了名的，可是他脾氣再大也不能把老天嚇倒。於是命他的參謀長馬良親自下達命令，全軍進抵東林寺宿營。只是他沒有顧慮到，東林寺僅是一座小廟而已。兩萬大軍往裏硬擠，差一點沒把廟宇擠垮。到這天夜間，兩萬人馬已經餓了一天一夜的肚皮。後來還是段祺瑞和當地知縣商量，勒令每一民家供應烙餅若干，方才使那麼些人墊了墊肚子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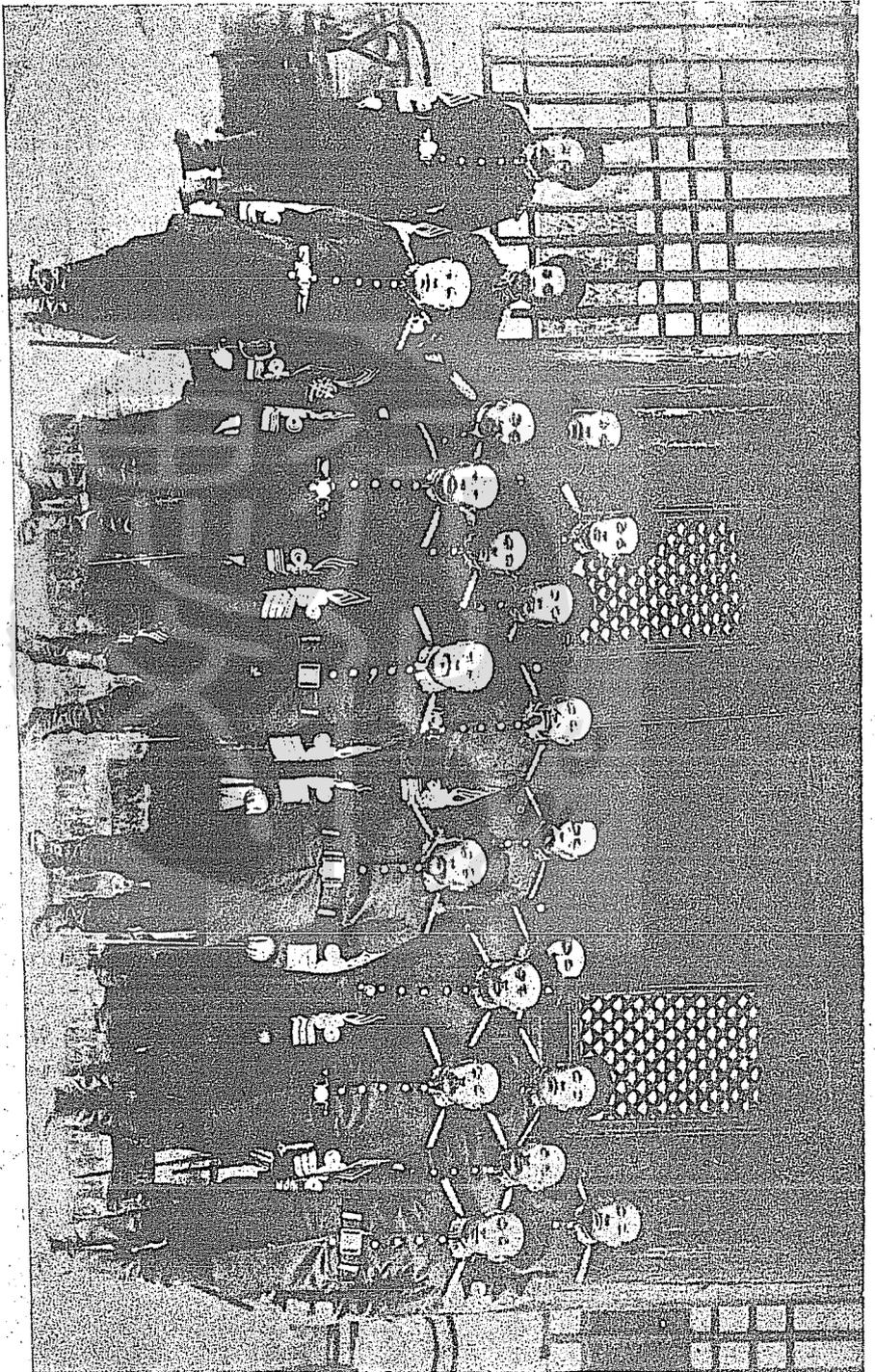
光緒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（陽曆十月二十一號），王英楷統率的南軍齊集交河一帶，段祺瑞統率的北軍，也拖泥帶水的到了高陽。剛好第二天是星期日，兩軍藉此機會休息了一天。二十五日（陽曆十月二十三號），在中外嘉賓衆目睽睽之下，南北兩軍不得不假戲真唱，正式開仗。首先是兩軍馬隊開到太平莊，裝模作樣的打了幾次衝鋒，你進我退，我進你退，馬隊官兵在馬背上表演了幾天橋把式。

二十六日（陽曆二十八號）輪到大隊步兵上陣，雙方事先挖好戰壕。北軍的戰壕在田家莊，大曲地一線的那幾個村子前面，南軍步隊則以八里舖爲據點。開戰之初，兩軍先行砲轟，直轟得陣地前後彈下如雨，木石紛飛。砲戰以後繼之以槍戰，浪費了無數萬發子彈。就在這些浪費的槍彈的砲彈報銷裏，大官小官少不得要撈上一票。從二十六日打到二十七日，兩軍相峙長達二十餘里的戰壕中，始終都是「只聽槍砲響，不見人出來」。真人真馬上刺刀，南北二軍官兵開始針鋒

相對，兵刃相加，那要等到二十七日預定演習結束的那一剎那，但聽見雙方響起淒厲的衝鋒號音，對陣四萬官兵喊殺之聲驚天動地，四萬官兵做了個躍出戰壕，舉槍挺刺刀的衝鋒姿勢。號砲一響，河間演習宣告落幕。

河間演習的最後一個儀式是大閱兵，段祺瑞想爭個面子，規定全體官兵一律換穿皮鞋。二萬官兵十中有九都是頭一次開洋葷，領到新皮鞋時無不拍手歡呼，雀躍三百，可是穿上腳去一試，又一個個的愁眉苦臉，叫苦連天。這是負責採辦皮鞋的軍需官勞佩蘭鬧的天大笑話，他以為上帝造人每一雙腳都是同樣大小，所以他買了兩萬多雙同樣大小的皮鞋來，結果是有人擠不進腳去，又有人穿了太大。這可怎生是好呢，段祺瑞以次的各級軍官正在急得團團轉。居然連士兵新制服也發生了問題，事先不曾量尺碼，發放的時候也就管不了身材高低大小，兩萬多官兵沒有一套官兵制服穿上去是合適的。段祺瑞氣得唯有一聲長嘆：「大勢去矣！」然而，天無絕人之路。這一回老天爺反倒過來幫上了段總統官的大忙，臨到閱兵那天，陡的忽起狂風，狂驟怒號，黃沙蔽天。台上的閱兵官簡直沒法睜開眼睛，台下的南北兩軍官兵，連手牽着手都無法行走。兵部尚書鐵良、北洋大臣袁世凱在狂風之中交換了一下意見，無可奈何的宣佈取銷閱兵。於是段祺瑞如逢大赦，小腳婆一樣的北軍官兵齊聲歡呼：「老天有眼！」兒戲式的河間秋操，就此宣告結束了。

更正：下頁（99頁）圖片說明前排左起言敦源……等誤為右起。



影合官長級各標秋間河鎮各洋北(五〇九一)年一十三緒光

珍士王璋國馮凱世袁良鐵銳曹源敷言楚右排前

(樞提生先良粹王)瑞祺段為入二第處右排三第